

湾区颂风雅 花地绽新葩

“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举行



在南国冬日暖阳下,“花地文学榜”如约而至。12月25日,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与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宣传部协办的“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市彭年万丽酒店举行。刘震云获得本届“年度致敬作家”,陈彦、南翔、王家新、林岗、许子东、孙频分获六大门类“年度作家(作品)”。本次年度盛典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许子东在香港与盛典现场连线,陈彦等则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参加,其他嘉宾莅临深圳活动现场。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杜传贵,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一级调研员胡滨在盛典上致辞。到场的领导、嘉宾还有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陈昆,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康京东,以及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丁时照等。他们分别为各文学门类年度作家(作品)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杯。年度荣誉获得者则深入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受与对大湾区文学的观察、展望。



「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现场

联手共育大湾区文学之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来凝聚力量,为国家和民族传承文脉。

“如何挖掘并呈现优秀的文学作品,展现时代精神的高度,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是新时代文学面临的根本命题,也是我们花地文学榜坚守的初心与使命。”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杜传贵表示,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到“叙说春天故事”的深圳,羊城晚报以“花地”串联起了广深文学的“双城记”。“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为‘花地’培育出更多的文学之花、文学新苗,持续将花地文学榜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具有标杆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一级调研员胡滨在盛典致辞时表示,“花地文学榜”与深圳气质相符,“一见如故”。他相信深圳这片文学的沃土,可以培育出最为娇艳的文学之花。“新时代、新征程,呼唤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力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让我们一同立足深圳,聚焦新时代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创作出更多反映‘双区建设’的动人篇章,让文学之花怒放春天的深圳,续写新时代深圳春天的故事。”

斯文种花地,风雅颂湾区。九年耕作,立足于文学,而不囿于文学,随着版图扩展,花地文学榜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彰显。从广州到东莞、到深圳,花地文学榜所到之处,屡掀文学热潮。

从2020年起,花地文学榜携手

花地文学榜催生文学硕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每年的“花地文学榜”榜单,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新锐文学六大类。评选过程是基于60位作家、学者组成的权威评审团,经由提名、初评、复评、终评等环节,六大门类各产生一位年度作家(作品)。从2019年起,“花地文学榜”增设“年度致敬作家”,每年推选出一些近近年来创作高峰不断、创作实力持续强劲,且上一年度有不俗创作成果的重要作家,接受该项荣誉。

“花地文学榜”自创办以来,以为读者淘选优秀文学作品、为社会探洞文化深度、提升精神文明高度为宗旨,催生文学硕果累累。迄今,包括莫言、王蒙、贾平凹、冯骥才、严歌苓、迟子建、麦家、毕飞宇、李敬泽、金宇澄、格非、韩少功、苏童、叶兆言、王跃文、笛安等数十位文学名家,先后获得历年“花地文学榜”的年度作家(作品)荣誉。

经过“2022花地文学榜”组委会及终评委公正、专业的遴选,最终,刘震云凭《一日三秋》获“年度致敬作家”,陈彦的《喜剧》获“年度长篇小说”,南翔的《伯爵猫》获“年度短篇小说”,王家新的《未来的记忆》获“年度诗歌”,林岗的《漫识手记》获“年度散文”,许子东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获“年度文学评论”,孙频的《以鸟兽之名》获“年度新锐文学”。

孙频:灵感不会凭空出现 只有积累才会绽放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12月25日上午,“2022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之“花地新苗文学见面会”在深圳彭年万丽酒店举行。

年度新锐文学得主孙频来到活动现场,给“花地新苗”小选手们上了一堂生动而翔实的文学课。活动同步在羊城晚报羊城派客户端、官方微博视频号直播。现场,孙频还为2022“花地新苗”大湾区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获奖选手颁奖。

在去年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上,“花地新苗”福田青少年文学培养计划正式启动。为助推文学“后浪”奔涌,今年8月又启动了2022“花地新苗”大湾区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经过两个多月的角逐,4名小选手的优秀作品从近两千篇的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的描写,也用了很多地方方言,孙频用这些真实的细节搭建了一座文学的阳关山。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块土地的文化特质离不开方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觉得方言非常宝贵,它是地方文化的象征和缩影。”

写作更多源自内心的敏感和热爱

在介绍完《以鸟兽之名》后,花地新苗们纷纷举手提问,孙频在答问中分享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见解与思考。

孩子们问,如何才能找到灵感、写出具有独创性的文本?

在孙频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赋,同时也需要长久的积累。无论是大家熟知的灵感还是文学创作的独创性,背后都有着漫长的积累过程。“灵感并非凭空出现,你常年的关注和思考,积累到一定程度,当有了足够的养分、阳光、雨露,会自然绽放,显示出它的美丽和芬芳。”

不少家长都很关心该如何引导孩子爱上文学,并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孩子特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孙频称,在孩子的成长之路上,小时候家长给予的引导很重要,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文学读本给予孩子文学的滋养。但是到了一定年龄,比如十四五岁的时候,很多孩子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此时写作的动力更多源自孩子内在的热爱以及想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欲望。

在被问及是天赋型作家还是后天努力型作家时,孙频表示,她不是自己是天赋型作家。她说:“像张爱玲那样二十多岁就写出非常成熟作品的天赋型选手很少,大多数作家还是靠着热爱和敏感来继续自己的写作。”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象征和缩影

出生于1983年的孙频是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已出版有小说集《以鸟兽之名》《皎在水中央》《松林夜宴图》等。她以《以鸟兽之名》一书,成为“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得主。

小说集《以鸟兽之名》被看作是孙频为故乡而写的“阳关山传”。在小说中,阳关山与人类一样,都是充满生命力的,都在经历着现实与历史层面的成长。

“这是一部森林小说集,背景是大山和森林。这个背景是我的家乡,我是山西人。”孙频现场解读了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

小说中有三篇中篇小说,在相同背景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关于寻找的主题,“山民”如何真正找到自我的心灵归宿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灵魂安放之地。

《以鸟兽之名》中有大量对于山中的自然景色,包括鸟兽、草木、虫鱼



“年度诗歌”《未来的记忆》作者王家新:

诗人是在语言中重塑时空的人

在王家新看来,湾区是个非常富有吸引力和召唤性的词。出生于西北山区的王家新,年轻时就写过一首《在山的那边》,写的就是他童年以来对山的那边——海的向往。

在王家新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过许多与海有关的诗篇。大概七八年前,他还跟老朋友一起在深圳海边栈道漫步,“栈道非常美丽,我还登上高处拍了一张照片,深圳海湾对面的山林和海面上的白帆,至今一直是我电脑屏幕上的背景图。”

王家新说,诗人是在语言中重塑时空的人,甚至可以说诗人是为未来而生的人,因为诗是苦难中的梦想,是希望,是生活的可能性,也是对当下的审视和召唤。

在王家新看来,诗人应该在更广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下把握自己的写作,“它不只是时代之子,还应是文明之子、宇宙之子,还应穿过全部的历史,把更多的时间经验纳入到写作中。”



“年度新锐文学”《以鸟兽之名》作者孙频:

大湾区将创造出新的文化现象

孙频在感言中坦言,来自山西的她本是非常典型的北方人,小说集《以鸟兽之名》的背景就是她家乡的山、家乡的河,“对于我来说,如果不下雪就不叫冬天,如果没看到落叶就不叫秋天。”后来,她来到广州生活了几年,感受到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非常迷人,而且是一种非常独特和有底蕴的地方文化。

在孙频看来,岭南文学表现出来一种雅俗共赏的面貌。不同于山西文学的厚重、深刻、苦难感的特点,岭南文学更为轻盈、飘逸,具有非常浓厚的海洋特色,同时因地缘优势,岭南文化特别容易与海外文化进行交流。

孙频眼中的岭南是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她对粤式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她还透露,目前正在筹备写一个与海洋文化有关的作品。“今后的大湾区文学必将进一步凸显其创新、开放、包容的特质,并随着粤港澳三地的交流向纵深发展,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景象。”



“年度短篇小说”《伯爵猫》作者南翔:

深圳滋养了我持久的文学热情

“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有40多个年头,这40多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深圳度过的,创作的题材与发表也多半与深圳有关。可以说,是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和移民文化,滋养了我持久的文学热情、人性关怀和审美渴望。”

“年度短篇小说”《伯爵猫》的作者南翔在获奖感言中提到,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吸纳,无疑是人性关怀的生发点、现代文明的推进器和文学蓬勃发展的酵母。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有这样的先天积累与后天储备。一切有出息的作家都应该秣马厉兵,勉力前行,不断推出无愧于自己、时代和未来的优秀作品。



“年度文学评论”《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作者许子东:

深圳有望成为未来大湾区文学中心

许子东在香港直播间,通过线上连线的方式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文学感受,妙趣横生的发言引起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许子东首先对《羊城晚报》和“花地文学榜”表达了感谢,他说能与一众文学评论家同获提名,作品获得“年度文学评论”这一荣誉,感到非常光荣。

随后,许子东结合自己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与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对大湾区文学的感悟。“大湾区文学是非常有前途的。广州、香港、澳门的母语是粤语,语言是文学的基础,方言的书面化可以成为非常有利的条件。”

许子东认为,在广州、香港这样使用传统粤语的城市中间,深圳是普通话为主的移民城市,它有能力成为大湾区文学未来的中心。深圳是中国科技最发达的前沿城市,是“中国芯片的城市”,深圳的母语不能只局限于“打工文学”的既定框架当中,要发挥自己的文化原创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同时叠加“新南方写作”等非常有潜力的文化概念,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年度长篇小说”《喜剧》作者陈彦:

以更开放的胸襟拥抱文学的多样性

知名作家陈彦凭借作品《喜剧》获得“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大奖,他通过网络与现场观众分享了诸多文学感受。

“书写北方故事的《喜剧》能在南方的羊城,尤其是在一个崭新概念的大湾区获得认同肯定,对于我,是建立文学书写信心的一次增量。”他说。

陈彦生长和创作于陕西,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北方特色。他认为,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湾区文学既有鲜明的个性也有与其他地域相同的共性,“岭南文化包含着深厚的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域外文化因素,种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必然创造出与新时代密切相关的新文化形态。”

感言的最后,陈彦对大湾区文学表达了无限期待:“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拥抱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尤其是在大湾区,文学应该给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面貌,展示出深入而广阔的大景观。”



“年度散文”《漫识手记》作者林岗:

大湾区文学的前景是沉淀融合再创造

“这本书从写出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登上领奖台,林岗调侃这本《漫识手记》原本没有“出生”的机会,这些个人手记封尘在抽屉里,是一种编辑们不断催促,才把它们整理出来。

林岗说,几十年来,本土一直热烈讨论何谓广东文学,“立足岭南的文学”在80年代便有作家提起。彼时,老作家、曾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吴有恒曾提出,应有一个岭南文派。“我想,也可以叫新南方文学、珠江文派、或者当下流行的粤派批评,总之是一种地域文学的主动发声。”在林岗看来,广东文学需要沉淀下来,寻找自己的新定位;并在通行语普遍的当下,融入地方因素,使创作走出一条与前辈作家不一样的路子。

林岗觉得,来到湾区的都是广东作家,“大湾区的文学前景,也许就是将各地文化进行融合沉淀并再创造的文学前景。”

期待更多好故事 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

“2022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上,六大领域入围榜单在大屏幕上依次播放,令现场嘉宾与观众再一次回到这一年的文学现场。随着年度作家、作品逐一揭晓,评委会一一给予致敬辞,得主们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奖杯和证书。在发表感言时,几位作家都由衷地感谢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给予他们文学创作的肯定和信心,纷纷畅谈湾区未来想象,并期待更多的好故事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

跳出自我,关注更广大事情

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经验发生摩擦。”

王家新表示,诗歌创作脱离了现实,就像根蒂在地上空拽一样,是“美学的空洞”。“一定要扎入泥土,就像在与每个人很沉痛、复杂的、难言的感受发生切实的摩擦,要记得摩擦的声音,真正把现实的经验呈现出来、揭示出来。”

跳出自我,关注更广大事情

王家新谈到,近年来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还体现了一种“他者诗学”,跳出诗人自我,关注更广大事情。

“一个诗人的存在,或者一个人的存在,不可能是孤独。你的存在是与‘他者’共存。对于他者的关注,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当中,对于弱者、受损害者、被剥夺者、沉默者需要倾注我们全部的关注。”

以古代诗人为例,王家新认为,杜甫的诗便是跳出了诗人的“自我”,以全面的同情心去关注“他者”。杜甫怀着对万物深厚的同理心,曾面对被捕杀、宰割的鱼,写下了《观打鱼歌》等。“当今西方崇尚生态保护的诗人,如果读了一千多年前杜甫这样的诗,也会觉得中国古诗真了不起。”

“他者诗学”也体现在王家新的翻译上,“通过翻译打破僵化的语言文化边界,促使中国文学、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进行对话和交流。”王家新表示。

王家新引用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诗句——“我曾试图说出天堂,别动,让风讲话,那就是天堂”,他认为,写作也应是这样:“别动,让风讲话。”

诗歌创作,一定要扎入泥土

围绕着分享主题“当今时代的诗歌创作”,王家新感言,近几年来文学创作和诗歌创作都在接受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如果作为一个诗人,无法对我们的时代真正有所揭示,就无法交代的。这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和诗人的愧疚感和良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自己能够应对现实的挑战和考验,甚至也调整我们的写作。”

王家新认为,自己的写作体现了“当下的诗学”;而翻译的目的,也是寄希望于为当下的中国诗歌提供一种精神艺术的参照。

他进而谈到,诗歌和文学的功能,是为现实和时代进行“命名”。“我们试图对这个时代进行‘命名’,找到一种写作方式去应对它,真正与现实